

#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3~47

2013年9月11日

\*\*\*\*\*

## 贞德

温德赫姆·刘易斯<sup>1</sup>

1926年5月30日，巴黎发生了一连串有趣的巷战。那个月的内政部长，一位名叫迪朗 (Durand) 的人，继承他的前任 — 1925年的内政部长施兰麦克 (Schrameck)，又一个在法兰西阴郁的政治海床不时发生爆炸时泛出水面呆上一会儿的那种奇形怪状的生物 — 的未竟之志，想到要强行禁止一年一度的纪念贞德大示威，因为近年来这项活动为法兰西行动党所利用，而这个党曾是共和国的一大祸害。

给外国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的至少还不是大队警察的最后溃退 — 迪朗不像施兰麦克，他没有使用不敢开枪的部队 — 而是下述事实：在那些骚乱未已的日子里，各方干将都在自己的党派报纸上大谈贞德，大写贞德，一如贞德是一位大家都熟知的现代舞台上活生生的女性，如同

---

<sup>1</sup> [美]华莱士·布劳克威主编，张焱、金嘉辛、高新祥译：《关键时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第82~107页。

苏珊娜·朗格朗或者德诺阿耶夫人或者米斯坦盖特之流。文坛巨子对这位名震古今的教权主义牺牲者恭谨地揭帽致敬，通过同情一位老板阶级——那时“法西斯”一词还不十分通用——的典型受害者，《人道报》也变得比较通情达理了。共和党人和天主教保皇主义分子为了她在林荫大道上叫骂。在“红带”那个地方，人们边喊她的名字边拔出了刀子。她成了现实中人物，成了议论的中心。

也许——对于成千成万的法国人来说当然是当然如此——佩吉<sup>2</sup> 史诗三部曲的巨大和声仍然在空中震荡。铿锵有力的钟声，雷鸣般的炮声，歌声，祈祷声以及朗诵《贞德仁慈的秘密在那里》时而直抒胸臆，时而欢呼赞扬的诗歌声和成一片，在其中倾注了那位上帝的前叛逆者以恢复了的信念，对早晨的无限礼赞：

一片黎明，万物苏醒，  
宇宙东方气更新，  
全能的造物主啊，揭开了一日之晨！

但是，就如同贞德自己初出茅庐时的遭遇一样，佩吉对贞德的赞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几年曾受到冷遇，不到 20 年，居然出现了新奇的场面，法国教会的上层教士们居然列队走向奥尔良大教堂，同敌对的第三共和国的统治者们一起庆祝奥尔良城解围五百周年纪念。沿途旗帜无数，代表发生在法国领土上的那场大纠纷的几乎所有方面，显示出这位“神圣祖国”的国民崇拜对象的威望之大之广。佩吉的赞颂确是起了不小的作用。尽管朦朦胧胧，但是诗人的同胞终于大批大批如他动笔之初那样“忘了她已在火中焚身”。1923 年，即罗马天主教会封她为圣女之后不久，法国正式宣布纪念她的节日为全国节日。一个对教权怀有

---

<sup>2</sup> 佩吉 (Charles Péguy, 公元 1873~1914 年) —— 法国诗人，政论家。所写作品多以宗教为题材，如剧本《贞德》、长诗《夏娃》等。1905 年后发表《我的祖国》一书，宣扬沙文主义。

敌意的国家居然会这样做，或许也由于感染了这种神秘的感情。法国人的心目中如果没有一个逼真的栩栩如生的圣女形象，是不会贸然在迪朗事件期间自愿进入巷战的一方去找死的。这个形象可能来自弗雷米埃创作的贞德在丽沃利路上骑马漫步的金碧辉煌的画像，也可能来自鲁昂的代尔萨尔大理石雕刻，或者在圣絮尔皮斯路上出售的成批制作的教堂陈设石膏像，这些塑像曾骗去了虔诚信徒不少的钱。无论哪一种形象，你都可以注意到全是凭想象虚构的。这位奇特女子的历史上又多出一奇：人们只知道她的头发是黑颜色的，此外对她的外貌一无所知。

贞德具有永恒的活力。这种感觉并非自今日始。19世纪60年代后期，学识渊博的基什拉（Quicherat）根据用拉丁文书写的档案第一次整理了当时的审讯记录，从此人们不止一次听到那操着洛林乡音的银铃般的声音的答对。在佩吉之前，这感动了米什莱<sup>3</sup>为贞德写下激动人心的篇章。在佩吉之后，又唤起了另一位管弦乐队诗人克洛代尔<sup>4</sup>的热情，大大出人意外的，还引起剧作家阿努伊<sup>5</sup>的共鸣——这位剧作家，人们一定会认为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中间是最不可能与这调子合拍的人物。事实上，这位骨灰早在五百年前已经抛入塞纳河的少女，比起可能上个月刚刚去世的某些国际大人物来，她的音容会离你更近。

纵然如此，在像贞德这样的一生中，要想找出什么时候是她最重要的时刻，仍是十分困难。一颗流星在天空中曳光而过，在它的运动轨迹上你能觉察出哪几点间的跃动是不规则的？滚滚大河流向海洋，你能确定哪个浪头最高？面对一个高出芸芸众生的人，普通的观察者能找到比她身上更高的精神境界吗？在一个纯洁无瑕英勇豪迈的灵魂里，能有欣喜若狂的时刻出现吗？没有绝望或失望，就不可能有欣喜若狂的时刻，

---

<sup>3</sup> 米什莱（Jules Michelet，公元1798~1874年）——法国历史学家。

<sup>4</sup> 克洛代尔（Paul Claudel，公元1868~1955年）——法国诗人、剧作家和外交家。

<sup>5</sup> 阿努伊（Jean Anouilh，公元1910年生）——法国剧作家。

这是一定的。什么时刻是这个人最激动的时刻呢？她连在兰斯为太子加冕也早已完全预见到了。

幸运的是，我们要说的是一位极尽人情的人，一位活泼健康的少女，性格有些急躁，也爱寻些乐趣。作为女性，恕我冒昧，颇可以和像劳拉·孟德兹（Lola Montez）那种标准冒险型的女人相比，但不像这个行为不检的女人那样，始终会因为自尊心受到挑战而冒险。在贞德一生的经历中，只有过两次重大的事前没有预见到的灾难，却都被她以预见战胜了。这位被政客出卖的队长从巴黎败退下来，精疲力尽，含着眼泪卸下了无用的盔甲，但迅即又威风不减地重新上阵，昂首跃马走向众所周知的结局。在被诡计骗得认了错以后，这个被那出卖灵魂的法官折磨得仅存一息的少女六天后就义时，却在烈火浓烟中纵声高呼她是神派来的真正的使者。在这两次危机中，贞德都没有感到绝望，因为从孩提时代起，她就从教义问答中懂得，绝望是违反圣灵的罪恶之一。然而她和我们一样，毕竟也是血肉之躯，我倾向于认为——当然也不无保留——她确曾有过那么一次唯一的欢乐和功德圆满的感情升华时刻，那就是1429年3月6日的夜晚。

然而这也是相对而言的高潮时刻，并没有产生拿破仑或伯恩哈特在这种情况下所会产生的那种深感自我满足的陶醉。很难以贞德的精神境界和普通的大人物或普通的平民相比，因为她不是常人，按现代标准看，她确实有异于正常人。她出奇的健康快乐，人品完美无缺，刚强坚毅，锲而不舍，目标崇高明确，始终不改初衷。她是这样一种人——再用现代专门术语来形容一下——那就是在他们身上，宝贵的可能性变成了宝贵的现实性，一个生下来就是完人的人。精神病学家有幸了，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始终是少数；文明社会也有幸了，因为贤才代代有，只是非常偶然出现而已。法国洛林这偏僻乡下的农民几百年来一直默默无闻，一下子居然冒出圣女贞德这么个光彩夺目的人物，然后又默默无闻了。这

是人类历史上常有的奇异现象，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只有认为一切都是上帝一手造成的人，才不会感到奇怪。

在以上的简单介绍中，上帝可以说是个大问题。要知道，如果没有上帝，贞德的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不应忘记，她生活的世界与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世界大不相同：那个世界残暴横行，罪恶累累，跟现在确实没有什么两样；但一切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敢违反上苍。与贞德同时代的一些坏人，就连像罪大恶极的吉尔·德雷兹（Giles de Raiz），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在神面前如实忏悔自己的罪行。事实上，贞德的时代基本上是基督教统治的时代，所以看问题也就不能离开这一点。罗曼·罗兰——他对贞德的宗教并无好感——曾就这一根本特点拿肖伯纳的戏剧与佩吉的作品作过比较，“是一出好戏，妙趣横生，富于感情，情节生动，人情味重；可是与佩吉比较以后就微不足道了：肤浅，没有真实的精神境界，对天主教教义完全陌生，不理解一个最单纯最孤单的天主教徒的思想活动；从历史观点看，这种剧作是无意义的，也是轻率的”。现代剧评家对过分的褒奖很少有过比这更全面的矫正。

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也必须先简要地讨论一下，然后才能进入正文。贞德的历史涉及到某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按常情简直是无法解释的。至少有三件事，著名的基什拉——一位自由思想家——认为都是事实，但却得不出结论。对于与贞德信同一宗教的人，除《圣经》上所写的上帝的事情以外，完全可以持怀疑态度，不是非得相信任何一个具体的奇迹不可。所以，可以假定，怀疑贞德对她自己关于上帝显灵和听到声音的宣誓证词是否确有其事，也就跟不相信里斯本那个自由派不可知论报纸编辑于1917年10月13日在葡萄牙法蒂玛看到太阳可怕的舞蹈所作的证词一样，其不敬程度相差不多。

但是还应该指出，贞德的超自然的一生已与快乐的庄稼人的气质融为一体，因此，并不表现为什么重要的预言和启示或者入迷忘形（圣特

丽萨对新来的神职人员说：“我的孩子，我们这里不需要入迷的人，我们要的是能洗洗盘子的人。”），也没有任何别的神秘现象，一眼看去简直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布尔的妇女恳请贞德摸一摸她们的念珠，为她们祝福，得到的回答是：“您自己摸一摸吧，您摸跟我摸一样好。”她们该不是贞德有时也会窘得不知所措的历史上唯一的见证人吧！一个终身与天国相近的 17 岁的女孩子居然会对一个英勇的少年说：“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她居然有时也爱朝别的队长背上拍一把，用乡下人那种无伤大雅的土话赌咒发誓；她善于驯服劣马，又会安放野战炮；她有军事天才，懂得战略战术，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勇敢无畏，能使法兰西军队中久经战阵的职业军官都感到震惊；她可以边打仗边睡觉，又能身披铠甲骑马跑很长的距离（要是有人想知道这样做的味道如何，建议你披一身 15 世纪的铠甲试试看）；她爱身着色彩绚丽鲜艳的长袍，还敢冒犯专业神学家（“博佩里长老，光，不单是照在您一个人身上的。”），错误地把这些人看成是寄生虫和半瓶醋，靠伏在勤恳工作的神父们的背上过活。——凡此种种，据公认的观点看，都一点不像圣徒，可是却常常被夸大得过了头。

就是这个女孩子，居伊·德赖伐尔（Gug de Laval）一提起来兴席改容，肃然起敬。在第一次见到贞德之后，他就对人说：“在我看来，她像是一尊神。”这位说话随便的年轻的布列塔尼贵族期望于贞德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自然无从知道。如果按好莱坞标准来衡量，自然她够不上那么漂亮，但他遇到的是圣人般的安详，圣洁而又坚决，这些使他为之倾倒，如同曾倾倒过另外许多人一样。但也有另一些人，他们偶尔看到的贞德可又是另外一副样子：在领圣餐时因高兴而啜泣；照顾伤员和伤俘；祷告上帝一跪就是几小时。这一切都证实 1429 年皇室委员会在普瓦提埃对她进行审查后所写的报告：“我们在她身上除了看到善良，谦卑，纯洁，忠诚，自尊和质朴以外，再没有发现别的什么。”为什么

那些有学问的博士们没有在她身上发现任何神圣性，——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主要职责——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用那句冒失的也是有名的回答把神学教授弗里拉·塞甘的问题顶了回去。这位教授操的浓重的利穆赞口音，把贞德烦得实在受不了了。

“你听到的神的声音讲的是什么语言？”

“一种比你说的话好听得多的语言，大哥。”

狠狠的一击。这一来，虽能使审查委员会的严厉考察气氛缓和下来，但同时可能也使委员会在报告里按照罗马教廷的精神加进了冷冷的抱怀疑态度的脚注，谈到有一种所谓奇异的力量伴随着这个女孩子前进。顺便提一下，组成这个审查委员会的神学家们的知识程度和地位，跟后来在鲁昂按照柯松的狂吠，说贞德是魔鬼的女仆而置贞德于死地的那群相比，毫不逊色。也许她在就义前最后一刻，想象到这伙人在他们不幸的胸肋前都插着把英国短剑，她因此宽恕了他们。

她迅速移开目光，极目远望。

你和你那令人难忘的面容哟，

有如冲锋号角令人振奋，

有如洁白的百合浮漾天际！

人们可以想象一下，1429年3月6日的傍晚，当她出现在人前去面对那件大事时的历史背景。

1429年的法国，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英国王朝的附庸，由居住在巴黎坚定但并不残暴的贝德福公爵约翰作为英王亨利六世的摄政进行统治。亨利年幼，是约翰的侄子。那时的法国，经过90年的战争，国土饱经蹂躏，田园荒芜，人烟稀少，大片沃田变成了灌木丛，沙丘和野林，博韦的大街上杂草丛生，里昂的居民有一半逃亡到了英国。整座整座的城镇和乡村杳无人迹，农村到处是腐尸恶臭，残垣断壁。在诺曼底，

抵抗运动对英国人及其勃艮弟同盟军展开了游击战。法国军队经 1415 年阿让库尔那次大战被打得溃不成军，其残余力量主力现在驻在卢瓦尔，英国人只要攻下守军已经受到极大压力的奥尔良，就能一举把他们彻底消灭。还有不多几处城堡，虽然不时受到英国~勃艮弟部队的攻击，但仍未被攻破。流窜的武装匪帮如恶名昭著的弗拉耶匪徒，使人民于饥馑，劫掠，疾病，失业，凶杀，报复，流离失所，洗劫，苛捐杂税，黑市，征用，以及四百年后法国人的子孙后代又熟悉的随着总体战而来的种种苦难之外，又增添了新的痛苦。

法国的血统王储——查理六世的儿子，26 岁的太子查理已正式宣布继承王位，但迄未加冕，这时他正带着为数不多的追随者躲到都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着垂头丧气，东躲西藏而且穷困的日子。查理有一次竟然连自己欠鞋匠的账也付不出，英国人得悉之后大为高兴。他们认为这个人已无足轻重，但是错了。查理相貌平常，长鼻子，瘦削脸，罗圈腿，两只眼睛老是眯缝着，可是他有学识，有智慧，后来终于领着法国走出泥潭。到他儿子——精力充沛的路易十一手里，法国重新恢复到欧洲强国的地位。

查理既不坏也不弱，他当时的主要缺点是太听信顾问们的话。他的主要包袱是老怀疑自己的合法性，因为他的母亲，那个来自巴伐利亚名叫伊莎博的外国妓女，完全出于憎恨，在她签署的特鲁瓦投降条约上把他称为“所谓的法国王储”；这时他父亲已精神错乱。1429 年 3 月初，当来自洛林的陌生少女骑马进入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时，他和他的小朝廷正呆在都兰地区希农城的宫殿里一筹莫展。希农的宫殿如今当然已成废墟，但那里还残留着法国一次历史性会见的无言的见证人，这就是在失去了屋顶的大厅里的壁炉架子，那真够资格被列入法国国家级纪念物的行列，但它终究及不上贞德在杜米列村的故居更经久。

贞德的故居是一座结实的平平常常的石头房子，基本保持着 1429



年1月贞德离家时的老样子。使她的家人感到伤心的是，贞德从那次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上帝保佑，它没有毁于19世纪建筑师的改造，也没有经过什么小的修缮。贞德现在如果还活着，她会看到她所熟悉的宽大的被烟熏黑了的壁炉架还是老样子，她的光线不好的小卧室里的木橱还是放在老地方，油灯架子也还在起居室的墙上。前院已修成优雅的有围栏的花园，但是屋后那个小花圃，也就是上帝显灵的那个地方，基本仍旧保持着当年的原状。未变的还有邻近的教区教堂，她受洗的圣水器，中世纪的领圣餐的跪栏，她常在前面做祷告的圣玛格丽特小石像。杜米列村到处有她快乐而神圣的遗迹。她的故居历经百年战争、宗教战争、投石党运动、大革命以及后来一次比一次残暴的德国人的三次占领，居然还能安然无恙，这本身也可算得上是一大奇迹！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从1428年5月份说起吧。这个时候，贞德在小花园里听到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坚决了，并且第一次直接命令她去帮助国王。“去吧，主的孩子，去到沃古勒尔城找罗贝尔·德·波德黎库尔（Robert de Baudricourt），他会派人陪你去的。”她不再申诉自己的卑微和畏怯，先到几英里以外的比列村叔叔家，说服他带她去见沃古勒尔的法国城防司令波德黎库尔。

波德黎库尔这位性格顽强而又外表温文说话直率的军人，是有钱的贵族。听到一个“穿着一件劣质红衫的”乡村姑娘对他下命令自然感到惊讶不已。“我到这里来是代表我的主告诉你：请你派人送我到太子那儿去，他不能跟敌人打仗，因为我主将在四旬斋前派人去帮助他。这个国家不属于太子的，而是属于我主，但是太子应该加冕为国王，这是我主的意志。”

“这个‘我主’是谁？”波德黎库尔瞪着眼睛问。

“天国之王。”

更有趣的还在后头。穿着洗旧了的红裙子的女孩子又平静地补充说：

“尽管有敌人，可太子还是会加冕的。正是我，将要引导太子走向加冕。”

波德黎库尔爆发出一阵大笑，把脸转向迪朗·拉塞尔叔叔（“叔叔”是乡下人的客气称呼，其实他只是贞德一位年长的表兄）。

“给她几个巴掌，把她带回到她爸爸那儿去。”

于是拉塞尔和贞德回到杜米列村。叔叔自然很不高兴，骂骂咧咧；她呢，如我们所知，虽然失望，却并没有动摇决心。神的声音并没有答应她一次就成功。她没有虚荣心，也就谈不上什么伤心。她又回到了家庭的圈子里，做家务，祷告，沉思默想，可能还有与神的不时谈话，虽然在后来的审查中她对此并没有直说。直到1429年1月她才躲过了父亲的监视——父亲曾吓唬她说，要是发现她再跟在大兵后面转悠，就把她扔在河里淹死——又去找那位亲戚。拉塞尔勉强答应了，把她安顿在沃古勒尔城两位朋友亨利和卡特琳·鲁瓦耶的家里。罗贝尔·德·波德黎库尔把这个全城议论的疯姑娘拒之门外，但不久在心里开始怀疑这少女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发疯，而是有恶魔附体，甚至更糟。女巫——当时这是指专司偷幼儿杀了去祭恶魔的女撒旦——在15世纪的法国洛林并不罕见；到16世纪早期，由公爵领地内的公益倡导者尼古拉·雷米又清查出一大批。

把事情弄清楚并没有什么坏处。于是有一天波德黎库尔就带着教区神父让·富尼埃突然推门而入，贞德正与女主人坐着纺绩，看到神父很感惊讶，因为他正是贞德的忏悔神父。神父披上了只有在举行仪式时才穿的法衣，喃喃地对贞德念起驱邪的经文来，贞德默默忍受着，等富尼埃一走，她才情绪激动起来：

“什么鬼把戏！他听过我的忏悔，应当了解我！”

能让她纺绩和生气的时间并不长。整个乡里都已说长道短议论纷纷，还有人回忆起一些老婆婆预言过将有一位女救星会从布瓦·谢吕来到这里（贞德对任何人，无论是僧是俗，都直言不讳地谈出她此行的任

务是什么)。不久，一位使者从南锡带来了洛林公爵的召唤，还有护送人员。洛林公爵查理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受制于一个野心勃勃的情妇（她是英国~勃艮弟的同谋者）。公爵认为，这位沃古勒尔的疯姑娘也许能治病。贞德很快就使他感到失望，她劝他同妻子重归于好，并恳请他（因为波德黎库尔对她仍怀敌意）再把自己送回法国。公爵有礼貌地打发了她，送了四个法郎和一匹马让她登程回转。在回到沃古勒尔的时候，靠上帝帮助，她显然发现了结束这种拖拉局面的办法。她要求马上见波德黎库尔，并带去一个消息，一下子打中了要害。消息说：昨天——2月12日，在二百英里外，奥尔良附近的鲁韦勒，太子仅存的优秀队长之一拉伊尔所率领的护粮队遭到了约翰·法斯托夫的迎头痛击（这场战斗后人称之为青鱼之战，因为运送的食品中有青鱼）。十天后，国王的信使证实了这个消息。波德黎库尔服了。

这则关于千里眼的故事不是贞德自己说的，而是当代编年史家库奇诺（Cousinot）说的。如果这事就像圣庇护五世头天晚上就在罗马宣布勒庞托大捷一样，那么，我认为用它来解释波德黎库尔的突然让步，要比肖伯纳发明的那个关于鸡蛋的幼稚的“奇迹”更合理些。波德黎库尔不再犹豫，马上派护送队，要他们宣誓对贞德保护到底，还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并送给了贞德一把剑。2月23日傍晚，为了安全，贞德穿上男装，骑上由市民赠送的马，由两个新收的也是忠诚的追随者让·德梅斯和贝特朗·德普朗吉、两个仆人以及国王的信使陪同，出法兰西门离开沃古勒尔走上西南大道。波德黎库尔送行时高呼：“不管怎么样，去吧！”民众的欢送声久久在她耳边回荡。

前面有三百英里路，沿途处处有危险。必须在到处是英国人、勃艮弟分子以及强盗匪帮出没无常的田野穿行。路上还要跨过四条大河——马恩河，奥布河，塞纳河和荣纳河。时值冬季，雨雪不断，河水上涨，要过河必得由桥上走过去，而桥上是一定有敌军把守的，至少白天是如

此。沿途有两个大城市——特鲁瓦和奥尔良——必须特别避开。这一行六人精疲力尽时会遭到谁的伏击，会遭到哪股流动的敌人，都很难预料。他们晚上赶路，白天躲到远离大路的友善的僧俗的屋舍里去，有时也钻进孤零零的农场，就这样，贞德的护送人员把危险减低到最小限度。贞德嘲笑他们的过分小心。“上帝给我指路，天堂里的弟兄们告诉我该怎么办，你们怕什么呢？”但是护送人员尊敬她，还是把她当成珍宝似地护卫着。只有两次——一次是在圣于尔班，一次是在奥塞勒——她设法摆脱了护送人员的跟随，混入了做早弥撒的人群。在离开沃古勒尔 11 个夜晚之后，他们到达吉昂，在那里跨过卢瓦尔河，进入法国国王的领土。贞德高兴极了。他们从卡特琳·德费里布卢瓦进入都兰地区，第二天便到了目的地。

事情到此，在我看来——也可能那时的她也这么看——真正进入了她一生事业的关键时刻，成败所系的时刻。她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的愉悦心情，就经院哲学家们所谓的“本质”而言，与开战还不到三个月她在兰斯看到鼓乐齐鸣，声震屋瓦，万众欢呼“国王万岁”，宣告真正的法国国王加冕以及宣布她的使命时的欢乐，是不能相比的，后者是战斗节节胜利自然而可以预见到的最高潮。在希农她也打赢了，可那是另一种胜利，心理上的胜利，如果这样说恰当的话——更准确地说，是精神胜利。

她的任务是一见面就说服王太子查理。她掌握着到那时还鲜有人知的一项秘密，知道此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王太子，另一个是上帝。

所谓国王的秘密是：1428 年的一天，查理对自己的身份的合法性怀疑到了不能再忍耐下去的程度，便在自己的小教堂内双膝跪下，默祷上苍：“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我引述这种方式是根据经过了四个国王之后才透露和公布的资料——“而是在心里恳求上帝保佑，如果他真正是王位继承人、法兰西王朝的血统后裔，王国理应是属于他的，那么求上帝保佑卫护他，至少也赐他以不被打死或俘虏的恩典，能让他逃到西

班牙或苏格兰去。”这种承认这类个人的怀疑或沮丧情绪的祷告是不能讲出声来的，即使在门窗紧闭的私人小教堂里也不能讲。只要有个爱偷听的仆人，有个隐藏在宫廷被英国~勃艮弟集团收买了的奸细，就能毁掉法国的最后希望。人们也不难想象，查理自己的大臣，首席顾问特莱姆瓦胖子本来就是在勃艮弟宫廷中培养长大的，一向就是脚踏两头船，毫无疑问，如果让他知道了这段忏悔，他一定会心花怒放视同珍宝的。

所以，1429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王太子查理绝对确信，他心里的秘密只有全能的上帝知道。可是他错了。他即将接见的来自洛林的健壮农村姑娘竟然也知道。每一个熟悉贞德历史的人都容易发现，这件事对了解贞德并无多大重要，除非割裂开来单独加以思考。千里眼，顺风耳，未卜先知，这类标签就是用上了，也解释不了贞德的消息来源，而她确实是知道的。她的心理状况极为清醒和健康。本来就是健全的头脑，加上对基督信仰的专注和虔诚，就加倍健全。（“虔诚，我亲爱的菲洛泰阿，”日内瓦大主教写到，“不会破坏，只会使你完美。”）沾沾自喜的精神病专家，相信神秘教的人以及自称能医治我们病态时代的江湖庸医们，决不会从贞德清澈的思想里找到任何能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她并不“热情奔放”，也不是性格内向，更不是夏尔科所造成的风行一时的时髦病——歇斯底里。她也没有禁忌，内心的灵感有时会产生反作用，可她根本不像巫师，从无精神恍惚，更没有自称能行施或真正行施过任何法术。

既然如此，少数人为了使资产阶级吓了一跳，便把上面提到的奇事贬为骗局。最有趣的是瓦莱·德维里维尔的说法，就是国王的忏悔神父马谢预先告诉了贞德。据德维里维尔想象，马谢听了太子的忏悔后违反保密的誓约，串通这个微不足道的少女一道愚弄他的主子——这种说法拍进电影很精彩，但是却忘了：对于某种深信超自然现象的唯物主义腐儒说来，任何胡天野地的说法都是可信的。当后来搞清楚查理并没有对马

谢或任何其他忏悔神父谈过这段秘密，他也没有义务要这样做时，上述的想象落空了。

贞德死后 80 多年，在弗朗索瓦一世执政时代，查理国王的这段秘密才由一个名叫皮埃尔·萨拉的人（路易十一的侍从）公开了出来。萨拉是从年迈的德布瓦西那儿听来的，后者是查理七世的内廷侍从和亲信，为人正直。查理有次跟他提到过这件事，那显然是在贞德来过以后好一段时间以后了。德布瓦西在查理死后 20 来年守口如瓶，到萨拉的时候说出来对法国已经没有什么害处了。萨拉 1516 年在一本叫《王室的重大决定》的编年史中把这段故事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公布了出来，世界这才知道了贞德生前甚至在法庭拷问的威胁下也不肯说出来的秘密。既然 1429 年 3 月贞德知道这段秘密这一点，连贞德历史的研究权威，言语有些枯燥乏味，又是过于小心谨慎并且还是一个不可知论者的基什拉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其他人似乎也无可质疑了。在那些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人看来，这故事本来就算不了什么神秘。

这就是贞德 3 月 6 日到达希农当晚的处境。可以想象她和她的护送人员住进了一家由女老板开的“名声很好”的旅店，坐在店堂的炉火边，怀着不会太平静的心情想心事。她几小时以后的命运如何也将决定法国的命运。她是中午到达希农的，下午去王宫谒见，但被门卫挡住。那种挫折在当时说来可比现在令人丧气得多。至少从查里曼到路易六世的近十个世纪期间，法国的统治者都是像亨利·詹姆士愉快地形容乔治·桑的那样，是“特别可以接近的”。平民百姓可以经常直接去见国王，这是一种权利；国王的宫殿不像共和国的总统府那样戒备森严。有几位国王，人们甚至在大街上可以拉住他谈天。可是查理太子经常生活在危险之中，得有人严守宫门。加之，宫里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女孩子，因为，据后来知道，她在圣卡特琳·德费里布卢瓦城，也就是在进入希农的前夕口授的一封措词谨慎的给太子的信，太子并没有收到。安德鲁·兰格

的看法是，特莱姆瓦可能像处理所有其他公文一样，把信扔到了火炉里。但波德黎库尔那封附信他却留了下来，可能（兰格是这样想的）当作军人一时头脑简单的笑料，政客从来是最爱拿这类笑料来寻开心的。

贞德的来信在小城希农引起了轰动，宫里也知道了，第二天下午就有人到旅馆来找她。贞德自己，或者是让·德梅斯，向宫廷的来使说明了她的身份及来意。她哪里知道，在得到这个古怪的消息后，太子查理马上主持御前会议，会上讨论热烈，但对她这个人物却困惑不解。顾问中有些人说，鉴于奥尔良方面屡屡告急，任何一根稻草都得抓住；另一些人，特别是特莱姆瓦提议，应当把这个少女当作骗子逐出城去。最后派了个使者带着几个人到旅店将贞德带回来盘问。散会时，王室会议的多数顾问还提醒查理当心这个东西。

就在此时，就是刚接到太子的召见令，带枪的使者等在门口吹着口哨的时候，我认为贞德才唯一一次感到了后来在战场上从未有过的疑虑、为难和惊慌。我说这话的依据是她在受审判时说过的两段话。当问到她听到的声音说了些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在去见国王之前，她听到一个声音说：“去吧，放大胆！当你走到国王面前时，他会对你有善意的表示，并且相信你。”这里说的“放大胆”，我认为是个着急的词，意味深长，在记录中只有在紧张时才用。例如在审判中有一两次她说听到神的声音叫她“大胆地回答”。在去见国王前，神嘱咐她鼓起勇气来——即使她以前在杜米列村或者在沃古勒尔或其他什么时候也在同样情况下听到过这种声音——这件事，我认为是直接来自她以下这番话：她有三个来访者，为首的是天使长圣米歇尔，在她到达希农的那天，“在某个女人的房子里”（也就是女老板的小旅店里）又跟她说过话。

照她说，这三个可爱的声音从来都不说不必要的废话，特别是圣米歇尔。她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他是在杜米列村，他单独向她指示了很久，说起话来干脆利索，像总司令或大教长在下命令；另外两个神——圣凯

瑟琳或圣玛格丽特，似乎常说些温和的鼓励和安慰之类的话来帮助贞德。命令总是由“圣米歇尔老爷”直接下的，多半是在贞德急需有人给她指示的时候。现在又到了紧要关头，她当然又需要指示了，于是能赐给她勇气的人又近在身边了。

当国王的使者威风凛凛走进店堂时，她一定突然感觉到等着她的将是什么了。她天然的勇气消失了，又变成了杜米列村经不起一吓的 13 岁的小姑娘，或者是一年以前的她。当突然听到神命令她骑马上沃古勒去，她大吃一惊，给光照得连连后退，像以前一样哭到：“我只是个可怜的小女孩！我不会骑马，也不会打仗呀！”要这么反复几遍（“一星期要说两三次”），恐惧才能克服。肖伯纳的戏把贞德写成爱吹牛皮，非男非女，爱吵吵嚷嚷的性格，可说是严重失真。这个少女在神面前极为谦卑，根本不爱吵吵闹闹。我认为，这一时刻比任何时候更清楚，说明贞德又像以前那样因无助而恐惧，可以想象，像她那种性格，在这要她马上采取第一个决定性行动时，一定越想越怕起来。

怕有好几种，并非全都不光彩。伟大的将领如孔代，亨利和蒂雷纳都承认在一场大战即将开始之际，内心总免不了有一种恐惧感——其紧张程度并不亚于初次进入社交舞会的少女。战胜这种恐惧要靠恭维和预祝胜利。斯宾诺莎说过，只有怀有希望才会有恐惧。贞德，这位在敌人的炮火下面无惧色，在法官的审问下从容镇定，从而赢得大群在场目击者钦佩目光的勇敢姑娘，一时的恐惧，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来自自己微不足道之感。她的恐惧基本上是虔诚的，神秘的恐惧，如同格拉赫德跪在地上做最后一次弥撒那样，“当死亡的血肉之躯看到自己的灵魂之后，不禁猛地颤抖起来”。贞德——现在上帝把她放到第一次重大的考验面前，她也同样为一个大问题颤抖得厉害。

此外，如果你去问问人类大多数中各种年纪人的共同经验，他们会同意说，她此时的恐惧差不多肯定会被人类的敌人所利用。内心另一种



声音现在又会跟她说话，这是一种微弱，清楚，嘲弄，拘谨的声音。对这声音，所有圣人和许多凡人都熟悉：重重复复唠叨说她有何资格去担当大任，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又提醒她宫廷礼仪繁琐，规矩很大，她，一个农村姑娘，就是见到了太子，又怎么能学得像？想想吧，宫里那不可知的恐怖，那敌意鄙视的目光，那唇枪舌剑！她目前的处境像梦境那样陌生，也许过不多久一觉醒来还是躺在杜米列村家里的床上发抖！毫无疑问，越想越怕，最终还有可能证明她全错了，上当了，要被科以诈骗罪，侮辱朝廷罪了，天上人间一齐要惩罚。“那么你真的自以为是全能上帝的使者吗？真的？还是幻想？有道理吗？好好考虑过没有？……”同样的声音——低沉地说着同样的话语，催人绝望和罢休——曾使于伊斯芒斯和贝尔纳诺的著作中增加了难忘的篇章。基督教传教士多数人在一生中屡有这样的事，没有理由认为贞德应该例外。终于，另一个声音说话了，像一束强光，把她心头一朵恶魔般的乌云驱散得无影无踪。

“去吧，放大胆！当你走到国王面前时……。”

全部苦恼也许不到 30 秒钟。可是在苦恼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对于像贞德这样的少女来说，痛苦和凄凉也真不好受，有点像西班牙神话所说的：灵魂的黑暗之夜！两年以后，她还要听到这邪恶的声音，而且会更加难受，但那时的景况已大不相同了，而且她也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但是到了 1431 年 5 月，她不再是精力充沛，精神饱满，也并非手中掌握着王国的命运，站在一生事业的起始点。

所以，有那么一刹那，法国的命运——且不说英国的——千钧一发。自信恢复了，她跟着使者走向王宫。

那天晚上她被路易·布尔邦带进大厅以后是怎样在片刻之间就取得胜利的，人们已经听熟了，不值得再讲。大厅里 50 支蜡烛照得人眼花目眩，一群华服发秃的人的眼睛向她注视着，但贞德旁若无人地走了

进来，眼睛迅速地向四周扫视了一下，寻找国王头上的光（她是这么说的），马上认出了事先故意去掉帝王的一切饰物、混在人群中的国王，径直向他走去，脱下帽子，跪下一条腿，口称：

“高贵的太子，愿上帝赐给您幸福！”

“让娜，我不是国王。”

“以上帝的名义，高贵的殿下，您是国王，不会是别人。”

查理将她拉到一边。听了她接下来的一些话，据那次在场的每一个目击者——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偷听到了——证实：愁眉不展半信半疑的王太子顿时兴高采烈笑逐颜开。贞德的第一关就这样过去了。

她到底对王太子说了些什么？据她后来向自己的忏悔神父多姆·帕克勒尔说起，大致是这些：“我告诉你”——用的是乡下人对平辈和熟人之间用的“你”——“我告诉你，我的主对我说，你是法兰西真正的继承人，国王的儿子。”他们两个人私下谈了一会儿以后，国王吩咐为贞德在库德雷堡准备一间卧室，好生伺候。人们不难想象，那一晚上她是如何欣喜，又是感恩戴德，又是祷告发誓，流了多少高兴的眼泪才沉沉睡去。次日早晨以及以后几天，她接连被太子传去。说话很可靠的编年史家阿兰·夏蒂埃在四个月後写的一封信里说道：“她对国王说了些什么，没人知道。但是很清楚的是国王精神大大振奋了起来，如同受到圣灵启示一般。”后来，在四位王室顾问在场的情况下，她同样肯定地表示，她知道“他（太子）在私下做的一些重大的事情”，但是有关细节和证据她只能对查理一个人讲。太子对她盘问再三，有时有别人在场，有时单独谈。听了她的全部故事以及立即解救奥尔良的计划以后，国王除内心仍有一点理所应有的保留外，终于相信了她。此时她踌躇满志，特莱姆瓦嘲讽的微笑，勒尼奥·德夏特雷的冷森森的目光，王室会议中那些未来敌人的耸肩撇嘴，她根本没去注意，她已上升到顶峰。

但是低潮总是免不了的，不论是多小的低潮。

上面已经提到，查理太子并非笨蛋。精神上的包袱卸下之后，他自然而然信心和权威感大增，魄力虽然还远远比不上以后几年，但已足够使他能第一次独立地作出决定，将这个女孩子强加于王室会议，虽然后者始终是怀疑和反对的。这就必须先进行正式质询，如果结论是肯定的——那几乎是一定的——也同样可以把自己心中最后一点点怀疑去掉。因此，又过了一阵子，她知道事情并没有如她一见面就要求的那样，给她一支人马，让她带赴奥尔良，而是要她到由有学问的神学博士们组成的会议上去接受审查，这在上面已经提到了。

她对这个消息感到既失望又恼怒。“普瓦提埃！上天晓得！我知道麻烦够多的。好，去就去吧！”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接受专业神学家的纠缠。这次审查使渴望立即投入战斗行动的她对这种人讨厌了一辈子。“以上帝的名义，”审查开始不久她就大声叫道，“我到普瓦提埃来不是为了创造奇迹的！带我到奥尔良去吧，我会让你们看到我是上帝派来的！”足足用了六个星期时间，这批审查者才感到完全满意，所以奥尔良城防军直到四月中才得到援军要到来的消息，因为这时她才得到审查委员会发给的证明她为人正经的证书，那上面由三位出身高贵的女人加注了必要的证词。贞德终于又精神抖擞起来，在普瓦提埃连最看不起她的神学家们也不得不在授给她队长衔的证书上署名、盖印了。

“（报告结尾写道）国王不应阻止她到奥尔良去。不信任或者拒绝她去将是对圣灵的冒犯，也是辜负上帝的帮助的帮助。”

于是，在希农受太子接见之夜的兴奋心情又重新回来，她满怀信心，浑身是劲，精神愉快地开始了工作。

如果说贞德在那个时刻，即1429年3月6日的夜晚恢复信心的直接结果，是到1453年终于从法国领土上（加来港除外）赶走了最后一个英国佬，那听起来有些使人感到可憎，有教养的人会称之为“报刊文章”。然而一连串的事实则是更有根有据的。要不是那天晚上太子接见了

她，要不是她的出现使他产生了惊喜的新希望，要不是派给这个质朴的农村姑娘以军衔，要不是她在战场上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要不是举国欢腾，在兰斯为国王隆重加冕，法国肯定不会有推翻外国压迫者的精神和手段，至少在那个世纪不会有。

她没有活着看到她所开启的运动的最高点，就是她怀着满腔热望所号召的：把英国佬赶出法国去！溃败先从贡比涅（Compiègne），也就是她被俘的地方开始，时间在柯松一手安排的诉讼，也就是对她的蓄意谋杀的大约五个月之后，一群法学家当时还在弹冠相庆，因为这次谋害干得那么漂亮，那么顺当，那么合法，一步步按计划实现。（如近来一位历史学家承认的：“我们英国人不能说干得好。”）在英国~勃艮弟集团在贡比涅之役战败的四年之后，勃艮弟公爵菲利浦的部下到处溃败，他这才想起自己原来也是法国人，就跟查理七世联合在一起，光复的胜利正是由那个关键时刻加快步伐的。1436年巴黎收复，1453年年底法国全国得到自由，到1461年查理去世时，法国工商业都很兴旺，实际上已经成了地中海东部及诸岛的贸易垄断者了。查理在那个3月的夜晚在希农开始的大转变，当然应该说是贞德创造的大奇迹。查理对贞德之死又惊又愧，从此不再偏听顾问们的喋喋不休，逐渐变成实干者，从而以其能明辨是非，坚定和正直，在法国历史上留下了美名。查理可以说是贞德所造就的，所谓大器晚成，像法国复兴一样，算晚了，但是成功了。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在很大程度上亏得一位天才诗人，法国重又想起它对这位姑娘欠下的情。不久之前，于贞德在老市场的殉难处树起了一尊大理石像，含愁地向下注视着。其实还可以以较欢乐的方式表示感激之情。你可以在这里听见她那欢欣的大笑声。